



張青琴

民國30年6月14日

安徽合肥

學歷／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畢業

經歷／中國文化大學國劇組講師、中國文藝協會

戲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職／師大國語中心教師

作品／芙蓉屏（六十一年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

章）

巾幗雙英（六十六年中山文藝獎）

中秋首義（七十二年國家文藝獎）

雲箋記、圓鏡記、五雲囊（均獲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國劇劇本第二名）

《創作理念》

「飄零淚」創作說明

張青琴

偶讀清初詩人吳梅村所作「臨淮老妓行」深感詩中的主角冬兒，實在是一位「絕倫逸群」的奇女子！陳其年（維崧）婦人集云：

「……甲申京都失守，東平侯劉澤清欲偵兩宮音息，而賊騎充斥，麾下將無一人肯行，老妓奮然曰：『身給事戚畹（田宏遇）邸中久，宜往』。遂易韎韐，持匕首，問關數千里，穿賊壘而還。」

這樣一位奇女子，以後竟沒沒無聞，若非吳梅村一首長歌，恐怕知者更鮮！即詩中所敘，她也只是落魄臨淮，抱琵琶賣唱以終，實在讓我們爲之扼腕歎息！

當明季甲申國變之時、天崩地坼，多少自命爲節義之士的鬚眉男子，那個敢爲了偵兩宮音息，單人獨騎，問關數千里，穿賊壘入虎狼之域？而冬兒的特立獨行後世竟乏人爲之表揚，殊堪悵悵！青琴身爲女性，系出將門（先父載宇公乃陸軍中將退役，金門炮戰曾立殊功），只恨我出生也晚，未能趕上抗戰戡亂，爲國宣勞，願藉筆墨，闡此幽光，更望有機會被之管弦，爲闡闔吐氣。

飄零淚

劇情大綱

明季甲申之變，莊烈帝殉國，劉澤清守淮安，欲探太子及永定二王消息，麾下健兒，無敢往者，歌妓冬兒，曾給事田貴妃父宏遇邸，奮然請行，男裝佩劍，穿賊壘入燕都，比至，田宏遇已前死，邸爲賊將劉宗敏所據，掠得陳圓圓居之。圓圓與冬兒同侍田宏遇，後歸寧遠總兵吳三桂者也。

冬兒爲賊邏者執獻宗敏，自承爲田家故妓，宗敏呼圓圓認之，二人相持大慟。時吳三桂已借得清兵，聲言爲君父報仇，李闖決意「親征」，詔令宗敏同行，急如星火，宗敏去，圓圓始告冬兒：「定王與老內侍張進忠，爲賊拘於府內」。相與密議，伺機救之。

李闖大敗，棄京師西走，冬兒得隙，與張監護幼主南奔，於路備嘗艱險，累月，始達淮安，而劉澤清已納款降清矣！冬兒感主厚恩，思勸其改圖，以全名節，仍使定王、張監，遠逃嶺南、雲、貴，已則歸見澤清，苦口諍諫，澤清戀富貴，不肯從。女無奈，涕泣求去，清予以金帛不

受，澤獨攜琵琶而行。

澤清至北都，清廷惡其反覆，殺之，全家俱死。冬兒聞耗，攜村醪麥飯，痛哭遙祭，以酬主恩。

參考書目

明史——莊烈帝紀。劉澤清傳。

箋註吳梅村詩集——臨淮老妓行。圓圓曲。（箋註所引陳維崧婦人集，「鈕琇觚賸」。）

痛史——崇禎甲申燕都記變實錄。甲申三月忠逆諸臣記事。

其他明季野乘。

角色分配及扮像表

劇中人	角色	扮像	備註
冬兒	花衫	(第二場)古裝頭、頭面、古裝衣、彩鞋。(第四、五場)風帽面牌、剪衣、花褶子、高低。(第九場)古頭、花女褶子、頭面、彩鞋。後半場改裝，藍綢條、青對襟帽子、白裙。(第十、十一場，皆同，惟十二場勒白孝帶，餘皆花布包頭。)	琵琶、馬鞭、包袱、寶劍、竹籃
曹化淳	丑	豆腐臉，中常侍帽、箭衣、馬褂	拂塵。
李過	淨	油白小三塊瓦、黑一字、虎頭磕、小額子、黑軟靠	白綢子絡左臂、鋸齒刀。
劉宗敏	淨	藍花三塊瓦、黑扎、大額子、(第一場)藍軟靠(第四場)藍蟒、(第八場)黑髮鬘、箭衣——帶前、高底。	白綢子絡左臂、鋸齒刀、大刀、馬鞭、
牛金星	丑	腰子臉、黑五嘴、尖翅紗、黑蟒、朝方。	馬鞭
宋獻策	丑	豆腐臉、黑吊搭，八卦巾，八圭衣，朝方。	翎扇、車旗、走矮子
李自成	淨	油白奸臉左眼下紅疤黑滿、草王盔、箭衣、馬褂。	馬鞭、弓箭
張進忠	生(老旦)	鬚鬚條、青軟羅帽、青褶子、大帶、高腰襪、夫子履。	

雜角															
	老頭	吳三桂	民女	董學禮	陳圓圓	王之心	陳演	魏藻德	牛純臣	劉澤清	田仰	定王	娃娃生	孩兒髮、安兒衣。	
	丑	武生	旦	丑	花旦	丑	丑	丑	老生	淨	老生	老生	老生	油白三塊瓦、黑滿、台頂、高底、(第十一場)學士巾、黑開整。	
鞋	揉紅老臉、白吊搭、白氈帽、老斗衣、高腰襪、便鞋	甩髮、九梁冠、孝帶、白素箭檜衣、高底。	大頭、良泡頭面、藍綢條、竹布★褂、彩鞋	翎子、箭衣、馬褂、靠牌、朝方。	腰子臉、王八髻、植大肚子、大板巾、小額子一根	豆腐臉、甩髮、紅褶子、朝方、腰包	古裝頭、頭面、花女帔、繡花裙、彩鞋	褶子、朝方、腰包。	螃蟹臉、白髮鬔、白鬢條、黃綢條、白吊搭、古銅	甩髮、豆腐臉、黑吊搭、藍褶子、朝方、腰包	甩髮、黑三、青褶子、高底、腰包	馬鞭	馬鞭	手銬	手銬
從略	竹杖			馬鞭		手銬	手銬	手銬	手銬	馬鞭	馬鞭				

第一場 犯關

(急急風牌子，內作隆隆炮響，夾雜喊殺之聲。)(燈光漸明，幕啟，大邊擺布城——門上書「承天門」三字，二小太監，曹化淳下場門上，出城，向上場門一望，跪伏介。)(四龍套、四下手——一持弓箭，二賊將——雙刀，李過——帛絡左臂，右手持鋸齒刀，劉宗敏——大刀，牛金星——馬鞭，宋獻策——車旗，車伏上，雙一字站門。李自成——馬鞭，大旗手——大旗旗書「闖」字，同上。)

曹化淳：奴婢曹化淳，迎接大王！

(丑飾)

李自成：起過了！(曹化淳、小太監起介)(看介)承天門，承天門！眾位卿家！

(淨飾)

眾：：主公！

李自成：孤要對天問卦。

牛金星：怎樣的對天問卦？

(丑飾)

李自成：弓箭伺候！(下手呈弓箭，自成接介)孤這一箭，射中了天字，必然一統江山！(放箭)

中天字下，擲弓介）嘿嘿！

牛金星：啊！主公，箭中天字之下，雖然不能一統江山，也可平分天下。

李自成：怎麼講？

牛金星：平分天下！

李自成：（三笑）啊哈，啊哈，啊哈……齊隊進城！

（眾同人城，撤布城，眾兩邊站門，李自成中立，亂錘，六男女生百姓逃過場下，張進忠攜定王上，驚慌跌倒，虛下。）

李自成：將那老少二人，抓來見我！

二下手：啊——（捉張進忠、定王上跪介）

李自成：你等乃是何人？

張進忠：逃難的百姓！

（老旦飾）

李自成：住了！你年紀老邁，口上無鬚，分明是個內官，曹化淳！（張發抖介）

曹化淳：奴婢在！

李自成：你可認得此人？

曹化淳：（看介）乃是尚衣監張進忠。

李自成：這一小兒呢？

曹化淳：他……他是三皇子定王慈煥。

張進忠：好好賊呀……

李 過：要他何用？收拾了吧！（舉刀欲殺定王介。）

（淨飾）

宋獻策：且慢！

（丑飾）

李自成：軍師為何阻攔？

宋獻策：他乃童稚之輩，主公即登大寶，不可殺戮無辜。

李自成：依你之見呢？

宋獻策：拘管起來，主公登基之後，待以杞宋之禮，以顯人君大度。

李自成：甚麼叫他娘的杞宋之禮？

宋獻策：想當武王滅殷，將紂王健划人子，封於杞宋二國，以存商湯血食，是謂杞宋之禮！

李自成：好好好，劉宗敏！

劉宗敏：在！

（淨飾）

李自成：將他二人，交付與你，好生拘管，待孤登基之後，再作安排。

劉宗敏：將他二人，拘管何處哇？

李自成：（看介）那旁樓閣連綿，是甚麼所在？

曹化淳：乃是田皇親的府第。

劉宗敏：哦！田皇親的府第！我來問你，久聞田皇親有一歌妓，名喚圓圓，色藝雙絕，可是有的？

曹化淳：不錯，不錯，那圓圓果然是色藝無雙！

劉宗敏：好哇——（叫頭）主公——咱將這一老一少，帶往田皇親府中拘管，就便取那圓圓，做一個押寨的……不不不，掌印的夫人，多少是好！

李自成：唉，如今得了大明江山，比不得往日，這搶男霸女的事兒，做不得了！

劉宗敏：你住了吧！咱老子出生入死，打下了江山，皇帝讓你來做，金銀美女，須要任我所為，那個敢管？！孩兒們！

眾下手：啊！

劉宗敏：隨老子田府去者！（四下手擁定王，張進忠，劉宗敏同下。）

李自成：（目瞪口呆良久）嘿！

宋獻策：臣啟主公，搜尋明帝崇禎，乃是第一要務，權將軍性情魯莽，且自由他！

李自成：言之有理，眾將官！

眾：啊！

李自成：皇宮去者！

（眾賊兵，賊將，李自成同下。）（落前幕）

第二場 驚變

（牌子，四文堂，二家院，田仰上場門上，四青袍，四官員，下場門上。）

四官員：老大人！

田 仰：列位年兄，今欲何往？

（老生飾）

四官員：劉大將軍新第落成邀宴我等。

田 仰：老夫也爲此事而來，你我一同前往。

四官員：請。（眾同下）

（奏將軍令牌子，起倒板。）

劉澤清：（內唱西皮倒板）甲第連雲開盛宴！

（淨飾）（四擊頭，幕啟，擺三席，劉澤清、田仰中坐，四官員兩邊坐，四文堂、四武士、二家

院站門，二旗牌斟酒。）

劉澤清：眾位大人請！

眾：大將軍請。（同飲，旗牌斟酒介。）

劉澤清：（唱原板）某與同眾大人把酒聯歡，（白）請。

眾：請。（同飲介）

劉澤清：（唱原板）在山東從軍旅身經百戰，破胡兵剿賊寇四海名傳，官封到東平侯位尊爵顯，奉聖命領人馬鎮守在淮安，恨闖獻起西陲（轉二六）稱兵作亂，（流水）大明朝只剩下半壁河山，滿朝中文武臣一籌莫展，保身家全祿位納賄招權，某只得據江淮守時待變，今日裡與諸公（唱散）且樂陶然。

田：將軍哪！（唱西皮搖板）提起了朝中事令人可嘆，守江淮全半壁仗你的威嚴，今日裡暫開懷連傾玉盞——（白）請。

眾：請（同飲介）

田：仰：（唱）值良辰逢美景共聽管絃，（白）啊將軍，聞得府中歌舞，冠絕淮南，下官倒要瞻仰，瞻仰。

劉澤清：歌舞也只平常，家妓冬兒，舊曾給事田皇親府中，善彈琵琶，尚堪娛耳。

田：仰：如此說來，越發的要領教了。

劉澤清：來。

旗牌甲：有。

劉澤清：去至後面，喚冬兒攜帶琵琶，席前奏曲。

旗牌甲：是（上場門下）（旗牌乙斟酒）

劉澤清：眾位大人請。

眾：請（同飲介）

冬兒：（內唱西皮倒板）忽聽得主人公一聲喚，（旗牌甲捧琵琶上，冬兒隨上，唱原板）出蘭

房移蓮步，來到堂前，華筵上坐的是巍巍顯宦，兩廊下排列著帥帥的材官，奴這裡走向

前（唱散）把禮見——（行禮介）

劉澤清：罷了，見過眾位大人。

冬兒：眾位大人。（拜介）

田仰：起來！起來！

劉澤清：我等在此飲酒，好生彈個曲兒，以助雅興。

冬兒：遵命！（旗牌乙搬椅，甲遞琵琶，冬兒坐小邊介）（唱散板）遵主命坐筵前把水調來

彈，憑妙手娛佳賓輕攏慢捻——（彈琵琶，眾傾聽稱讚介）（內吶喊，眾吃驚介）

冬兒：呀！（唱）儀門外因何故吵鬧聲喧！（起立，琵琶放椅子上介）

劉澤清：外面因何吵鬧？（內：報事人擅闖儀門！）（神介）擅闖儀門？！定有緊急事故，著他進來！

旗牌：報事人進見！

報子：（急上，跪介）啟稟帥爺，這……這大事不好了！

劉澤清：有何緊急軍情？起來講！

報子：啊！（起介，唸「西江月」）流寇狼奔豕突，長驅直犯神京，守城兵將俱逃生，棄甲拋

戈難禁——（眾神介）最恨滿朝文武，迎降投拜紛紛，可歎聖主枉憂勤，只落得煤山自

盡。（眾大驚介）

田仰：有這等事？！是那一日來？

報子：就是這……三月十九日！

眾：（同哭介）萬歲呀……

田仰：聖上駕崩，可有太子二王的消息？

報子：俱都不知下落！

田仰：唉……

劉澤清：賞你銀牌一面，歇息去吧！

報子：謝帥爺！（下）

劉澤清：老大人！你我職任封疆，值此天翻地覆，但不知要作何行止？

田仰：爲今之計，必須命人速往京師，探聽太子二王消息才是。

劉澤清：言之有理，眾家將！

眾武士：啊！

劉澤清：你等那個敢往京師，探訪太子二王的下落？

（呱呱，呱呱，眾武士面面相覷，無人應聲介）

冬兒：（奮然，叫頭）老爺！……奴婢幼長京師，給事田府，有故主可依，情願前往！

田仰：哎呀呀！想那流賊，有百萬之眾，一路之上，艱險非常，妳弱質伶仃，如何去得？

冬兒：大人哪！（唱流水）老大人休把奴小看，奴在這軍中有數年，每日裡馳馬還試劍，學成

武藝有多般，晉室中破賊解圍誇荀灌，梁紅玉也曾桴鼓戰金山，這兩輩古人誰不羨？望

大人休要藐視——（唱散）我女嬋娟！

田仰：看妳不出，倒有這樣的膽量，啊，將軍！此女去得的麼？

劉澤清：此女頗擅弓馬，倒也去得！

田仰：但不知何日起程？

冬兒：事不宜遲，待奴收拾，收拾，即刻起程便了！正是：心懸國破君亡痛，身入龍潭虎穴

中。（下）

田 仰：將軍快快整頓人馬，盤查奸細，以防大變。

劉澤清：那是自然。

田 仰：我等暫且回衙，等候消息便了！

眾 ．：請！（同下）

劉澤清：不想今日，地覆天翻，令人好生憂懼也！左右！

眾 ．：啊！

劉澤清：掩門！

（眾窩下）

第三場 拷掠

賊 將：（內）孩兒們！

下 手：（內）啊！

賊 將：（內）將這些貪賊枉法，禍國殃民的官兒，押往權將軍府中去者！

（滾頭子、魏藻德、陳演、朱純臣、王之心、四官員，或掛鐵練，或戴手棒子，四下手——執皮鞭，從後驅策，賊將隨上，過場下。）

陳圓圓：（上，唱西皮原板）自幼兒長青樓紅顏薄命，金犢車青蓮炬迎入朱門，才得侍封侯婿芳

心竊幸，又誰知蒼黃變豹虎橫行，滿朝的眾公卿全軀惜命，葳蕤質也只得忍辱（唱散）偷生。

（花旦飾）

劉宗敏：（內）回府！

（四文堂，中軍，一字站門，劉宗敏—騎馬上）

劉宗敏：（唱西皮搖板）身經百戰威風凜，不愛江山愛美人，下得馬來府門進——（下馬，文堂接馬，翻下，中軍隨入介）

陳圓圓：（起迎介）將軍！

劉宗敏：啊哈……（接唱搖板）見花容不由我喜笑開心。（坐外場，圓圓坐小邊介）啊哈，啊哈，啊哈哈……

陳圓圓：啊！將軍！下朝回來，為何這樣的歡喜呀？

劉宗敏：美人有所不知，大順王將明朝的文武官員，俱皆拿下，交與某家，要他們獻出家財，以充軍餉，少時就要審問，妳也坐在一旁，瞧個熱鬧！

陳圓圓：只怕有失體統吧？！

劉宗敏：甚麼娘的體統不體統？！咱老子說好便好，中軍的！

中軍：有！

劉宗敏：吩咐二堂排衙，咱老子要——

陳圓圓：要做甚麼？

劉宗敏：（京白）要過過官兒癮！（攜圓圓下場門虛下）

中軍：下面聽者！（內應：啊！）權將軍有令，二堂排衙！（內：啊！）

（吹打，四文堂——持開門刀，四衙役——執刑具，二旗牌——捧印信、籤筒，置案上，眾站門。）

劉宗敏：（內）美人，隨我來呀……哈哈……（攜圓圓上，正冠，抖袖，大搖大擺升坐，圓圓坐肩坐介）（劉拍案）將犯官們押上堂來！

（四下手押八官員上，賊將隨上，分兩邊，官員跪介）

賊將：（呈名冊介）犯官名冊在此，權將軍請看！

劉宗敏：（怒介）我把你這狗娘養的！難道不曉得老子不識字麼？！

陳圓圓：待妾身代勞（接名冊，唸介）朱純臣、陳演、魏藻德、王之心……

劉宗敏：夠了，夠了！（不耐介）那一個是朱純臣？

朱純臣：犯官便是。

（老生飾）

劉宗敏：朱純臣！久聞你數代公侯，家財鉅萬，罰銀三萬兩，以充軍餉。

朱純臣：犯官實在無有呀！

劉宗敏：與我夾起來！

四衙役：啊！（將朱上夾棍介）

劉宗敏：有是無有？

朱純臣：將軍饒命，犯官認罰。

劉宗敏：我來問你，龍書案上，有一道旨意，崇禎命你保定太子，逃奔江南，太子現在何方，你定然知曉！

朱純臣：犯官實在不知。

劉宗敏：與我收！（衙役收夾棍，朱慘叫昏死介）

衙役：犯官暈刑。

劉宗敏：搭了下去！（二衙役抬朱下，即上）啊，美人！妳看某家處置的是也不是？

陳圓圓：情真罪當。

劉宗敏：好一個情真罪當，陳演！

陳演：犯官在！

（丑飾）

劉宗敏：你歷仕三朝，官居宰輔，國亡不死，反倒爲頭勸進，真乃寡廉鮮恥的老賊，與我重打四十！

四衙役：（按倒陳打介）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請將軍驗刑！

劉宗敏：死了不曾？

衙役：還不曾死！

劉宗敏：罰銀二萬兩，立刻取來！

二衙役：啊！（抬陳下，即上）

劉宗敏：妳看打的可好？

陳圓圓：打的甚好！

劉宗敏：好便好！魏藻德！

魏藻德：犯官在！

（丑飾）

劉宗敏：你身為首相，弄得國破君亡，有何理說？

魏藻德：此乃是一人無道！

劉宗敏：怎麼講？！

魏藻德：一人無道！

劉宗敏：住了——你乃一介書生，僥倖中了狀元，未及三載，官居首相，那崇禎有何虧負於你？

你竟敢說他「一人無道」！真乃是喪盡天良，與我掌嘴！

二衙役：（打魏介）啟稟權將軍，打掉槽牙兩個。

劉宗敏：罰銀一萬兩，押了下去！（衙役押魏下，即上）王之心！

王之心：奴婢在！

（丑飾）

劉宗敏：我把你這六根不全的東西！久聞你是京中首富，認捐多少？

王之心：五千兩！

劉宗敏：少了！

王之心：一萬兩。

劉宗敏：還少！

王之心：一萬五。

劉宗敏：呸！那個與你討價還價？！來呀！

眾衙役：啊！

劉宗敏：腦箍伺候！（衙役將王上腦箍介）

劉宗敏：王之心！要你助餉五萬兩，應也不應？！

王之心：哎喲，爺爺呀！我那兒有那麼多銀子呀？！

劉宗敏：收！（衙役收腦箍介）

王之心：（慘叫介）我出，我出！

劉宗敏：押定此賊，速速取來！（二衙役押王下）中軍！

中軍：在！

劉宗敏：這幾名奸賊，餉銀進足，全家問斬！

中軍：得令！

劉宗敏：還有多少犯官？

中軍：三百餘名！

劉宗敏：（打呵欠介）啊，美人！不想坐堂審案，比交兵打仗，還要辛苦！

陳圓圓：天色已晚，將軍何不暫且歇息，明日再審哪？！

劉宗敏：倒也使得。

陳圓圓：啊，將軍！方才審的那幾名犯官，自然有應得之罪，其餘人等，良莠不齊，況且有的居

官未久，家財有限，有的位卑職小，惡貫無多，將軍還要仔細分別，從寬發落！

劉宗敏：此言倒也有理，只是便宜了他們！

陳圓圓：將軍開恩！

劉宗敏：就依美人！中軍！

中軍：在。

劉宗敏：將其餘人犯，鎖在馬棚之內，明日再審。退堂！

中軍：是，退堂！

眾：（齊喊）威——武——

劉宗敏：（一驚）這做甚麼？

中軍：乃是爺的堂威！

劉宗敏：老子不要甚麼娘的堂威，都與我滾了下去！

（中軍眾同窩下）

劉宗敏：老子今日，把這些禍國殃民的奴才，處置得好不爽快也！（離位，圓圓同出介）（唱西

皮搖板）打破了北京城天搖地震——（流水）最可恨眾奸賊禍國殃民，到如今一個個全

都遭報應，我把他們夾的夾，打的打，追盡了賊銀還要全家問斬刑，得意洋洋我把後堂

進——（歸大邊，圓圓後隨）（白）美人哪！

陳圓圓：將軍！

劉宗敏：（接唱散板）趁良宵與美人暢飲杯巡。（白）美人，隨我來呀，哈哈……（擁圓圓

下）

第四場 救難

冬 兒：（內唱西皮倒板「小生腔」）改男裝離卻了臨淮古郡——（男裝上，盪半趟馬，亮住，

唱原板）走幽燕探消息晝夜趨行——（扯四門）恨只恨李闖賊披猖忒甚，渡黃河陷寧武

直犯神京，先帝爺殉社稷煤山自盡，念二王與太子無有信音，因此上奉了（轉二六）主

人命（快板）間關千里奔都城，但願得尋著了皇家胤，重整河山扶大明，耳旁又聽（唱

散）鑾鈴震——（歸台裡）

（二下手）——一拖，一推車旗，民女被綁——坐車內，董學禮騎馬——肩插令箭，同上，

到口亮住。）

民 女：（大喊）救命啊——

董學禮：快走，快走！（同下）

（丑飾）

冬 兒：（轉向台口，唱散板）征塵內卻為何有呼救之聲？（叫頭）且住！那旁來了一簇人馬，

征塵影裏，因何有呼救之聲啊？（神介）嚕！休管閒事，趨路要緊！

民 女：（內喊）救命哪——

冬 兒：哎也——有道是見義不為，是為無勇，焉有見死不救之理？待我安排袖箭，趕上前去，

看個明白便了！（走圓場，歸大邊，下手、民女、董上，立小邊）

董學禮：呔——你是何人，敢擋某家的去路？！

冬兒：俺乃行路之人，你休要多問，倒要問你，是甚等樣人？膽敢搶劫民女？！

董學禮：要問某是何人，說了出來，嚇破你的狗膽！

冬兒：講！

董學禮：你老爺乃是大順王李自成——（一頓，冬兒愕然，看董介）駕前，權將軍劉宗敏——

（又一頓，冬兒再愕然，細看董介）帳下一位大大的旗牌官董學禮是也——（冬兒啞然一笑介）奉了大順王之天命，安撫百姓，你敢擋某的——去路嗎？——哇呀呀……（作勢介）

冬兒：（放袖箭介）看箭！

董學禮：哎呀！（死介）（冬兒拔劍殺二下手：挑繩鬆民女綁介）

民女：（叩拜介）多謝救命之恩！

冬兒：（下馬）快快請起，我來問妳，因何被此賊拿住？

民女：只因在村頭剝菜，被此賊所見，拿住綁在車中，一路到此。

冬兒：家中可有親人？

民女：爹爹早亡，只有老母。

冬兒：妳家離此多遠？

民女：不過二里之遙。

冬兒：妳可認得路途？

民女：也還認得。

冬兒：（取銀付民女介）快快回家去吧！

民女：多謝恩公！（拜介，下）

冬兒：無意之中，救了此女，倒也是一樁好事！（看介）此賊肩插令箭，待我取來！（拔令箭，董下）（看令箭，唸介）大順王御營之令，哎呀，妙呀——我今得了此箭，一路之上，關津隘口，定可通行無阻也！（上馬，唱快板）爲救人得了金批箭，不由我喜色上眉尖，與人方便自方便，古來的諺語不虛傳，催馬加鞭（唱散）朝前趨——（歸大邊）全憑此箭闖過重關。（盪半趟馬，下）

第五場 邊警

探子：（內）走！（上）打探軍情事，報與大王知。俺，大順王御營探子是也！今有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去往遼東，借來清兵十萬，直叩關門，軍情緊急，不免報與大王知道便了！（急下）

第六場 入都

冬兒：（上，唱快板）都只爲儲君無下落，不辭艱險渡關河，人都來十室九殘破，王侯第宅滿
薛蘿，鐵獅子遍體塵封失光澤，好一似荊棘沒銅駝，見此情不由人（唱散）珠淚潛墮

——（下馬介）

二旗牌：（下場門上）拿奸細！

冬兒：（接唱散板）大膽且闖虎狼窩。

二旗牌：大膽奸細，窺探府門，拿下了！

冬兒：（改旦角唸白）奴家不是奸細，乃田皇親府中歌妓，探望主人來了。

旗牌：一派胡言，那個信你？

（一旗牌捉冬兒，摘劍，一旗牌擊鼓介）（急急風，四下手、中軍、劉宗敏上）

劉宗敏：（台口亮像，轉身坐內場）因何擅擊堂鼓？

旗牌：拿住一名奸細，女扮男裝，身佩寶劍，窺探府門。（呈寶劍介）

劉宗敏：押了上來！（二旗牌推冬兒入跪介）膽大奸細，窺探府門，該當何罪？

冬兒：奴家不是奸細，也曾給事田府，充當歌妓。

劉宗敏：從那道而來？到此何幹？

冬兒：歸自臨淮，探望故主！

劉宗敏：爲何身佩寶劍，女扮男裝？

冬兒：只爲路途方便！

劉宗敏：嗯！這也罷了，抬起頭來！

冬兒：有罪不敢抬頭。

劉宗敏：恕妳無罪！

冬兒：謝將軍！（抬頭、小鐸三擊，宗敏看介）

劉宗敏：咦！又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妳叫何名？

冬兒：自幼賣身田府，奴隨主姓，小字冬兒。

劉宗敏：冬兒！

冬兒：有！

劉宗敏：某這裡有一田家的舊人，喚她前來，認妳是真是假。

冬兒：自然是真！

劉宗敏：來呀！

中軍：有！

劉宗敏：請陳夫人出堂！

中 軍：有請陳夫人！

陳圓圓：（內）來了——（上唸）滿懷心腹事，切切向誰言，何事？

中 軍：權將軍有請。

陳圓圓：呼喚妾身，有何吩咐？

劉宗敏：這一女子，假扮男裝，口稱是田府歌妓，前來探望故主，妳可認得？

陳圓圓：待妾身看來！（向前看介）

冬 兒：（自摘風帽介）圓圓賢妹，還認得爲姊妹？

陳圓圓：（定睛一看，跪介）哎呀！姊妹呀……

冬 兒：（同）哎呀！賢妹呀……（相抱哭介）

（內：聖旨下）

中 軍：啟爺聖旨下。

劉宗敏：（不耐煩）又是他娘的聖旨下！咱老子接旨！

中 軍：接旨！

（牌子、大太監——捧旨上，圓圓、冬兒歸大邊台裡，宗敏出位歸小邊介）

大太監：聖旨下，跪聽宣讀。

劉宗敏：（不跪，京白）說你的！

大太監：今有吳三桂，借來清兵十萬，直叩山海關，（圓圓做暗喜狀）孤要御駕親征，命權將軍劉宗敏，火速往校場點兵，一同前往，不得遲誤……

劉宗敏：（京白）你拿過來吧！（奪旨交中軍，大太監下）（冬兒、圓圓由台裡走向大邊）啊，美人！此女姿色，與妳不相上下，好好看待於她，某家得勝歸來，自有妳們的好處——（拍圓圓肩介，京白）妳可別吃醋哇！（韻白）外廂帶馬！（上馬介，四下手、二旗牌、中軍同下）

（圓圓、冬兒同向下場門一望，歸中間台口）

冬兒：賢妹，老爺、夫人可好？

陳圓圓：未亂之前，雙雙亡故了！

冬兒：老爺、夫人哪……（哭介）

陳圓圓：姊姊不必如此，老爺夫人，早早歸天，免受流賊的茶毒，倒也是他們的福氣。

冬兒：唉……

陳圓圓：姊姊涉險而來，就為的是探望老爺夫人嗎？

冬兒：（兩下望介，叫頭）哎呀，賢妹呀！我今此來，乃是奉主人劉東平之命，尋訪太子二王下落的！

陳圓圓：（叫頭）哎呀，姊姊呀！破城之日，太子永王，不知下落，那定王慈煥，卻被劉宗敏，

拿人府中來了！

冬 兒：哦——定王現在此處麼？！

陳圓圓：正是。

冬 兒：（喜介）真乃皇天保佑，待我保定幼主，逃奔臨淮去吧！

陳圓圓：且慢！幼主與老內侍張進忠，拘管在後花園內，闔府內外，俱有賊兵把守，倘若事機不密，傷了幼主，如何是好哇？！

冬 兒：（爲難介）這便怎麼處？……

陳圓圓：依我之見，姊姊暫且住在府中，劉賊出兵打仗，一時未必回來，妳我徐圖良策，搭救幼主便了！

冬 兒：如此就依賢妹！正是：全憑撥阮調箏手。

陳圓圓：（接唸）更做勤王救主人！（同下）

第七場 破賊

（四白龍套，二將、吳三桂下場門，四龍套、四下手、劉宗敏、李自成上場門「二龍出水」上，開打，吳三桂、劉宗敏雙收下）（連場八清兵、三清將上，過場）（連場眾上大開打，劉宗敏中箭落馬，賊眾敗下，吳、清兵將追下）

第八場 敗逃

宋獻策：（內）不……不好了！（「滾頭子」，走矮子上，出城，唸「撲燈蛾」）不好了！不妙了！大順王的江山泡湯了，泡湯了！（白）哎呀……不想那吳三桂借來清兵十萬，攻打山海關，我主在一片石殺得大敗，劉宗敏身受重傷，數十萬大軍，一時潰散，看來這大順王的江山，是坐不成了哇——（接唸）不好了！不妙了！三十六計那個好？只有一條道，我就跑跑跑！（走矮子下）（亂錘，四下手——三人抬劉宗敏——帶箭，二賊將，牛金星——馬鞭，李自成——馬鞭，出城過場下）（急急風，八清兵，四方旗，二清將——大刀，追過場下）

第九場 收京

冬兒：（上唱西皮搖板）自那日入京來愁眉難放，錦繡城繁華境滿目豺狼，但顯得保幼主早脫羅網，也不枉冒烽煙奔走一場。（坐外場）

陳圓圓：（上唱搖板）李闖賊在邊關損兵折將，到後堂見姊姊細說端詳。（白）姊姊！這可好啦！

冬兒：賢妹何出此言？

陳圓圓：那李自成出兵大敗，劉宗敏身受重傷，李賊傳來將令，調取留京人馬，齊赴關門，這裡只留下幾名老弱殘兵，姊姊趁此機會，保定幼主，回轉淮安，豈不是好？！

冬兒：賢妹，妳呢？

陳圓圓：（叫頭）哎呀，姊姊呀——那吳將軍與我海誓山盟，實實的不忍相負，因此小妹要留在府中，等他得勝回來，圖一個破鏡重圓，終身倚傍。

冬兒：（略作沈吟）這——（叫頭）哎呀，賢妹呀！妳休怪爲姊的直言，他若道妳失身流寇，憎嫌於妳呢？

陳圓圓：小妹料他斷不憎嫌於我，萬一不如所料，也只好一死報之了！（唱西皮散板）賢姊姊妳且把寬心來放，他與我情義重非比尋常，奴忍死待他來重圓有望，妳只管保幼主速奔淮揚。

（起鼓，冬兒、圓圓兩邊望介）

陳圓圓：（叫頭）姊姊！妳聽喊殺連天，吉凶莫測，快到後面改換裝束，與幼主、張公公，混在難民隊中，逃出京去吧！

冬兒：就依賢妹！（下）

（一陰鑼，圓圓收拾包袱，張進忠、定王、冬兒下場門上）

冬兒：數日以來，多蒙救護，此恩永銘肺腑，我等就此拜辭！

陳圓圓：（付包袱介）這是一包散碎金銀和珠寶首飾，姊姊帶在身旁，以供妳三人使用。

冬兒：（接包袱）多謝賢妹！（同向台裡）

（起鼓，六難民急急風跑過場下）（四人挖門出，冬兒、張進忠、定王同拜，圓圓扶，

與冬兒相抱哭介，進忠一攔、兩攔，「掃頭」，冬兒、進忠、定王急下）（圓圓向下場

門佇望介）（急急風，四白龍套、二將、吳三桂上，吳見圓圓下馬介）

陳圓圓：（同）將軍
吳三桂：（同）圓圓啊……（相擁哭介）

（三桂擁圓圓下，眾跟下）

（休息）

第十場 護主

（四百姓——甲「生」，乙「小生」，丙、丁「丑」，上）

百姓甲：國破山河在。

百姓乙：時艱弔哭深。

百姓丙：寧為太平犬。

百姓丁：不做亂離人。

百姓甲：眾位鄉鄰請了！

眾：請了！

百姓甲：北兵南下，東平侯劉澤清，不戰而降，命我等家家門首，張掛降旗，我們做百姓的，無拳無勇，怎敢違抗？！

眾：正是。

百姓乙丙：可嘆大明三百年的江山，就這樣斷送了！

眾：（同歎介）唉……（同下）

（大邊豎竹竿，上掛白紙牌——書「大清順民」四字）

張進忠：（內）走哇——

（張進忠——背定王，冬兒——背包袱，同上，小邊，邊走邊唱）

張進忠：（唱西皮散板）一路上說不盡千般苦難。

冬兒：（接唱）保幼主逃出了虎穴龍潭。

張進忠：（接唱）來至在淮安境四下觀看。

（小鑼三擊，進忠、冬兒同看介）

冬兒：（同）哎呀……（進忠放下定王介）

張進忠：（接唱散板）家家戶戶豎起降幡。（叫頭）哎呀，公公呀——你我保定幼主，數月奔

波，受了千辛萬苦，方才來到此處，不想百姓們，俱都降順清廷了。

張進忠：事已至此，且自問個明白，再作道理。

冬兒：待我向前。（向下場門）老丈請過來！

老頭：（拄杖下場門上）小娘子做甚麼？

（丑飾）

冬兒：是奴一家三口，自北京逃難而來，行到此處，只見家家戶戶，俱都豎立降旗，請問老丈，是何緣故？

老頭：小娘子，妳還不知道嗎？

冬兒：我等一路行來，村廓蕭條，人煙稀少，因此不知其詳。

老頭：噫！小娘子聽了——（數板）自從——自從流寇破都城，福王即位在南京，一味荒淫不理朝政，任用奸臣馬士英——還有那魏忠賢的乾兒他叫阮大鍼。清兵下江南，如人無人境，只有史閣部，死守揚州城——他就盡了忠，昏君被擒把命送，奸臣們逃得無影無蹤，最可恨鎮守淮安的劉東平，他不發一矢降了清，可憐的，是咱們老百姓，沒奈何包羞忍辱暫且偷生，這暫且——偷生。

冬兒：（神介）有這等事？！多承指教了！

老頭：好說，好說！唉……（搖頭歎氣下）（撤去竹竿紙牌）

冬兒：（轉身對進忠）適才那老丈之言，公公可曾聽見？

張進忠：我全聽見啦！想那劉澤清，既然降了清朝，要是知道幼主來到淮安，必定當作進見之禮，這可怎麼辦哪？！

定 王：（慌介）你們得想法子救我呀！（扯進忠衣介）

冬 兒：事已至此，只得保定幼主，逃往嶺南雲貴，隱姓埋名，以存大明一脈。

張進忠：事到如今，也只好這麼著啦！

冬 兒：（解包袱介）我那圓圓賢妹，所贈釵環銀兩，俱在此處，公公帶在身旁，可供你二人行程度日之用，（將包袱遞進忠）奴就此拜別了！

張進忠：難道姑娘就不去了嗎？

冬 兒：（叫頭）公公呀……我那主人劉東平，待奴恩深義重，他今變節降清，只怕難保首領，奴要回轉府中，苦口勸諫，倘若得他回心轉意，保全一世英名，也算奴報答主恩，死而無憾，日後幼主的安危，全在公公身上了——（拜介，唱西皮散板）爲報答主人公恩深誼重，並非是貪富貴有始無終，你二人奔天涯奴不能遠送……（白）公公哪！（接唱）從今後保幼主全仗公公。（叫頭）公公！

張進忠：姑娘！

定 王：恩姐！

冬 兒

定王：就此分別了——（同哭介）罷！（進忠、定王下場門，冬兒上場門分下）
張進忠

第十一場 苦諫

（陰鑼，接「九錘半」）

劉澤清：（負手，垂頭，愁容上，「揉肚子」，唱西皮搖板）南北兩京俱失陷，將寡兵微難保全，某只得降清廷把淮安來獻，全家人赴京師且自偷安。（坐外場，家院下場門暗上）

冬兒：（上唱搖板）辭別了幼主爺府門回轉，（看介）呀……（接唱搖板）見老爺坐中堂面帶愁顏，奴必須秉忠誠苦口勸諫（入介）向前來先叩問萬福金安。（拜介）冬兒叩見老爺！

劉澤清：哦！冬兒！妳回來了？！起來，起來！

冬兒：謝老爺！

劉澤清：打探太子二王，怎麼樣了？

冬兒：（作神介）俱都不知下落。

劉澤清：這也罷了，你回來得正好，快快收拾起來，數日之內，就要登程北上了。

冬兒：（叫頭）哎呀老爺呀！奴婢回轉臨淮，只見一路之上，家家戶戶，俱都張掛降幡，難道

老爺，真個降順清朝了麼？

劉澤清：南北二京，俱歸清人掌握，臨淮孤立其間，若不解甲歸降，有何良策！

冬兒：老爺呀！（唱二六）勸老爺莫作降清念，奴婢有話稟尊前，尺生百歲時光短，忠義二字最爲先，想當年守睢陽有那張巡許遠，顏杲卿割舌一死在常山，那時節東西兩京（轉快板）皆失陷，睢陽常山俱孤懸，他三人捐軀殉國難，千秋萬世美名傳，老爺也是男兒漢，還望你——盡忠報國無愧前賢！

劉澤清：（唱快板）將寡兵微無勝算，螳臂當車難上難，你婦孺之輩見識淺，一旁緘口莫多言。

冬兒：（唱快板）便是眾寡不敵難交戰，也不該屈身辱志豎降幡，這臨淮與東海相離不遠，學一個扶餘國王倒也安然。

劉澤清：（唱快板）某麾下的眾三軍不習水戰，怎能夠涉洪濤駕駛舟船，學不成亂髯客登基坐殿，怕只怕葬魚腹屍骨不全。

冬兒：（唱快板）既不能效常山追蹤巡遠，又不能駕長風步武此髯，自古道千秋事大須在念，你就該捨卻了榮華富貴遯跡深山。

劉澤清：（唱快板）你休要枉費唇舌將某勸，某此列去定然依舊到朝班，富貴榮華安享慣，怎能夠山林之內（唱散）度餘年！

冬兒：呀！（唱散板）他一心只把榮華戀，舌敝唇焦也枉然，遺臭流芳全不（哭頭）管——

(跪、哭、膝行，牽劉衣介)老爺呀——你半世英名要化飛煙。

劉澤清：呀……(唱散板)她哭哭啼啼將某勸，鐵石的人兒也慘然，低下頭來心輾轉——(行

弦)

冬兒：老爺！

劉澤清：(神介，接唱散板)實難捨厚祿與高官，回頭再把冬兒喚——(白)妳且起來。

冬兒：(起介)老爺心意如何？

劉澤清：(接唱散板)我主意已定妳休再多言！(白)聽妳之言，想來不願隨同北上了？！

冬兒：老爺開恩！

劉澤清：既然如此，也不難爲於你，府中財物，任妳自取，各自謀生去吧！

冬兒：謝老爺！(唱散板)主人公不聽我忠言苦諫，可歎他大丈夫有愧婢娟，珠玉金銀奴全不

羨——(取琵琶介)錦繡綾羅也等閒，謝過了主恩深心中好慘——(白)冬兒叩別了！

(跪拜介)

劉澤清：(揮手，不忍介)妳好生去吧！

冬兒：(歸大邊，唱散板)只憑著這面琵琶沿街賣唱我度餘年——(拭淚介)罷！(頓足，

下)

劉澤清：這個丫頭，倒有一些烈性，只得由她！家院！

家院：有！

劉澤清：吩咐上下人等，收拾行裝，擇一黃道吉日，起程北上便了！（下，家院隨下）

第十二場 哭主

（奏哭皇天牌子）

內合唱：（山歌）十萬貔貅解甲降，那知戎狄似豺狼，將軍枉說頭顱好，不擲沙場擲法場！

冬兒：（內唱反二黃倒板）風料峭日昏黃愁雲慘淡——（上，頭纏孝帶，提竹籃，背琵琶，叫

頭）老爺，主公，君侯呀……（哭介，唱散板）望天涯哀故主血淚漣漣，但願你魂兮歸來相離不遠，有靈聖應鑑我一片心虔，（白）故主東平侯劉澤清，不聽勸諫，降順清

廷，過路客商，傳來噩耗，他一家三百餘口，俱被斬首市曹，是奴念數年養之恩，備得村醪幾盞，麥飯一盂，望北遙祭——（嗚咽，叫頭）老爺，主公，唉，君侯呀……想

當日不肯從你人京，乃是忠貞大節，今朝臨流哭奠，乃是感激私恩，回首前塵，怎不叫人柔腸——唉——寸斷也……（哭介，唱反二黃慢板，轉原板）悲切切恨綿綿哀傷無限，叫

一聲主人公細聽奴言，你本是遊俠兒遭逢世亂，投軍旅立功勳遐邇名傳，你也曾領人馬南征北戰，你也曾開幕府執掌兵權，官封到東平侯位尊爵顯，大不該擁貔貅觀成敗終朝宴樂坐守在淮安——（下跪，上祭介）我這裡秉虔誠把醪漿來薦，最傷心朝市換城廓依

然，恨流賊犯神京天崩地陷，痛北虜縱鐵騎直下江南，歎主公不聽我良言勸諫。戀富貴降清廷妄想瓦全，可憐你在京城闔家問斬——這闔家問斬——（哭介）主公呀——（接唱散板）可憐你三百餘口同赴黃泉，一霎時氣哽聲嘶望天涯……（哭頭）唉——喂呀，主公呀……（行弦，白）奴爲你再彈一曲，以慰幽冥，（摘琵琶介）你……你在泉壤之中，可還聽得見麼……（哭介，彈琵琶）強忍著千斛淚再理鵲絃，（絃斷，驚介）呀！

（唱）一曲未終君絃迸斷，碎琵琶從今後此調不彈。（擲琵琶介）

（燈光漸暗，幕徐徐落，奏尾聲牌子）

內合唱：（尾聲）最堪傷失足千秋恨，儘榮華無非一瞬，空使那絕島田橫客笑人！

——（劇終）——

評析

張大夏

從前，老輩國劇藝人，對劇本的評價，流行兩句術語——「人保戲」和「戲保人」。若干年來，「人保戲」的劇本，指不勝屈，「戲保人」者，則百無一見！嚴格的講；即所謂「名劇」——如「四郎探母」、「龍鳳呈祥」、「打魚殺家」……以及稍後的「霸王別姬」、「生死恨」、「鎖麟囊」……如果讓不夠水準的演員來演，也會使觀眾索然無味。這不是說劇作者本領不強，而是國劇在先天上就側重表演，編得再好，演員太差勁，也沒有用處！

「飄零淚」，也屬於「人保戲」的劇本，自始至終，沒有毛病——也就是說；照此付排，不會有甚麼窒礙，然而必須譜得好唱腔，安上好身段，讓夠水準的演員來演，才能滿足觀眾，亦即內行所謂「夠看」。（當然也包括「聽」。）

旨此之故，審查委員一致認為此作較佳，但不能算最好，主張取為第二獎（第一獎從缺）。同時，劇幅似嫌過長，爰徵得作者同意，刪去原第一場「序幕」、原第十二場「受戮」、原第十五場「餘音」，這樣，可以縮短演出時間，仍然保持劇情完整。

最後，我要特別指出；「飄零淚」的主題，是非常正確的——還有；希望今後能發掘得「戲

保人」的優良劇本，但證諸以往情況，談何容易啊！